中國禪宗的初祖
——達摩祖師

·無意·

靈山會上，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，這是禪宗的起源。迦葉之後，代代相傳，至於達摩而印度禪宗爲中國所承。

達摩原名菩提多羅，是南天竺國香至王的幼子，排行第三。香至王是虔誠的佛徒，有一天請禪宗二十七代祖般若多羅尊者到宮裏大開講筵；爲了向尊者表示敬意，香至王佈施了大量的珠寶。尊者要試試達摩兄弟的智慧，便問他們：「世間還有什麼比寶珠更可貴的呢？」

兩個哥哥都說：「再沒有比珠寶更好的了；非帝王之家，何以得此？」

尊者聽了，唯唯而已。

「珠寶不足爲寶，只有法寶才是寶。因爲珠寶的光是世光，世光何如智光；珠寶的明是世明，世明何如心明？而且，珠寶雖明，不能自照，必待智光，方能識其爲珠爲寶。」達摩最後站出來，說了這麼一段石破天驚的話：「因此，我們稱之爲珠，它並不自知是珠；我們稱之爲寶，它並不自知是寶。這就叫做不明自性，不明自性的東西，怎能稱寶？所以說，只有自性靈明的心寶，才是至高無上的珠寶啊！」

般若多羅高興極了，就問他道：「諸物之中，何爲最高？」

「人我爲高。」

又問：「諸物之中，何爲最大？」

「法性爲大。」

達摩對答如流，使當時在座的王公貴胄，莫不嘆賞。尊者更許他爲法器，認他於諸法已得通量，賜名達摩，意爲「通大」。

達摩在父王死後，便隨尊者出家了，後繼爲二十八代祖。遵照尊者的預言，祖在尊者滅後六十餘年，到機緣已熟的時且來了。他由印度航海到廣州，正當六世紀初，我國南北朝時代，那位曾捨身事佛的梁武帝在位的時候。武帝迎祖到金陵，相見於正殿，帝問：「我即位以來，造寺、寫經、度僧，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」

祖答：「並無功德。」

「何至於一無功德？」

祖說：「因爲這些都只是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

帝又問：「怎麼樣才是眞功德呢？」

「必得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方可。世俗人心目中的功德，豈是眞功德？」

「那麼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

祖說：「眞如體空，那有什麼聖凡之見存於其中？」

帝不覺怒道：「跟我相對的是誰？」

「不認識！」祖已不願再多談了。

這一場對話，使祖知彼此機緣不契，過了幾天，便渡江北去。因爲江邊並無渡船，他就折了一片蘆葉，權當船隻。「一葦渡江」便指的這回事。

他到了洛陽嵩山的少林寺。這中國禪宗的初祖就此在寺中一間偏殿裏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，大家不懂那是怎麼回事，只稱他爲「壁觀」。

面壁的第三年，魏孝莊帝下了詔書給他，說是「國之祥瑞，應尊於朝。」而祖面壁如故。梁武帝聽得此事，有意要再迎他回去，可是已如雪竇和尚頌所說的「闔國人追不再來，千古萬古空相憶」了。頌又說：「這裏還有祖師麼？喚來與老僧洗脚！」有識得祖師西來意的，祖師就爲他洗脚也情願，然而，肉食者鄙，奈何？

面壁第六年的早春，有僧神光於寂默中得菩薩啓示，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，到了少林寺，頂禮以後，便恭立在階墀下，達摩只作不見，直到黎明時分，祖才問他：「你久立雪中，要求甚麼呢？」

神光垂涕說：「願和尚慈悲，廣度羣品。」

祖說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必得曠劫精勤，忍不可忍之事，行不能行之難，才得成就；若以小德小智、輕心慢心，而求證道，只是虛耗時光而已。」

神光爲了表明心跡，便拿利刃斷下左臂，置於祖前，皚皚白雪映着殷紅的鮮血，這是兩代祖師初見時感人的一幕。

祖看他爲法忘形，正是諸佛求道的精神，便允收爲弟子，賜名慧可。可說：「我心不寧，請師爲我安心。」祖說：「拿心來替你安。」過了許久，可說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祖說：「我已經替你把心安好了。」細味「覓心了不可得」實與後來六祖「本來無一物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這正是悟道的景象，所以說心已安好。

面壁第九年，祖召集門人說：「我要回天竺了，你們各自說出所得吧！」

慧可等大家說完，從容向前頂禮膜拜後，仍舊退回原處，一語不發，幾乎是靈山會上那一幕的重演。祖便把衣鉢和四卷楞伽經傳給他，這便是二祖了。

既得傳人，達摩便帶着徒衆到龍門的千聖寺去，不久圓寂。葬在熊耳山，昭明太子曾撰祭文。

這年，魏使宋雲從西域回國，見到祖師在山道上提着一隻鞋子踽踽獨行，宋雲問祖師那裏去？祖說回西天去。宋雲抵國門，才知祖已圓寂，立即以所遇稟魏帝，帝派人到熊耳山開棺探視，祇留下一隻鞋子而已。

這事傳到南方，梁武帝懊想不已，做了一篇碑記說：「嗟乎，見之不見，逢之不逢，古之今之，悔之恨之！」千載之下讀之，能無感慨？